

各家声音



◆ 大岛渚被冠以“情色大师”之名，我们似乎已经忘了他曾经是一名为了自由民主的“反对者”。相较于争议，这误解来得更长久。

编剧王沐认为，对普通大众来说，如果不是《感官世界》，恐怕大岛渚早就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了。《感官世界》作为大岛渚后期的作品，的确影响或者说引发了许多人的兴趣，但伴随而来的，也是最长久的误解

◆ 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

总是拒绝见记者的卢安克说，他就是因为这句话才考虑接受柴静的采访

◆ 成年人的要求一年比一年谦和，不因发觉他人无法达到我们理想，而是因了解到我们不可能做到对方的要求。

亦舒在最新博文中谈“要求高”

◆ 一个社会能否进步，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学术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多大的思想支援和学术支援。学术界要通过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来引领时代进步的潮流，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

学者马建标认为主导当下文化进步的最大力量应该是学术界

◆ 年轻时我表面谦虚，其实内心很骄傲。为什么骄傲？因为当同事们去玩的时候，我在求学问，他们每天保持现状，而我自己的学问日渐增长。

李嘉诚说，自年轻时开始，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看半小时的新书，他很满足读书带来的收获

◆ 人类最初遇到的都是你只能想象，而技术上达不到的问题。比如你想上天，技术上不支持。人类今天遇到的更多的问题

是，技术上完全能够解决，却大都成为了绝对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人类遇到的一切现实困境问题。

作家陈原认为，科学技术与人类精神似乎在不自觉中完成了一次互换，人类依赖科技的路途已令人类进入穷途末路

◆ 你以为每一篇小说都必须有个开头又有个结尾吗？古时候小说结尾只有两种：男女主人公经受磨难，要么结为夫妻，要么双双死去。一切小说最终的涵义都包括这两个方面：生命在继续，死亡不可避免。

卡佛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语句

◆ “贫穷”被绑架，被作为武器和借口，去索取一切。它被变为一种道德，理直气壮地回应全世界的和来自自我内部的质疑。它不单是政府进行炸裂式发展的理由——“为了让人民摆脱贫穷，我们必须如此”；也是穷人在反对不公时的理由——“既然我一穷二白，我只有以牙还牙”。所谓“以牙还牙”，其实就是拼命致富，而身体是其唯一资本。

作家梁鸿评阎连科新作《炸裂志》，直言现代转型时期的诉求此时显示出其内部固有的缺陷，并隐约指向未来的坍塌

◆ 其实对于文学来说，不是文学需要我们，而是我需要文学，是我们需要文学。因为我需要文学，我才有这样的努力，我才会这样的用心，我才这样认真写好每一部作品。

作家方方的创作观

◆ 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向外界推诿什么，他将重心放在自己内部，而社会的进步就

由一个一个人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得来。

柴静语录

◆ 在此之前，我没怎么认真想过退休是怎么回事。退休就是他们还需要你，你却要卸甲归田了。你还活着，却变成了照片儿。

豆友囧叔在《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中说父亲退休

◆ 阅读郭敬明是一个行为艺术，一个资本市场整合营销的行为艺术。在这个前提下对郭敬明文本的阅读、文本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他是资本打造的一个畅销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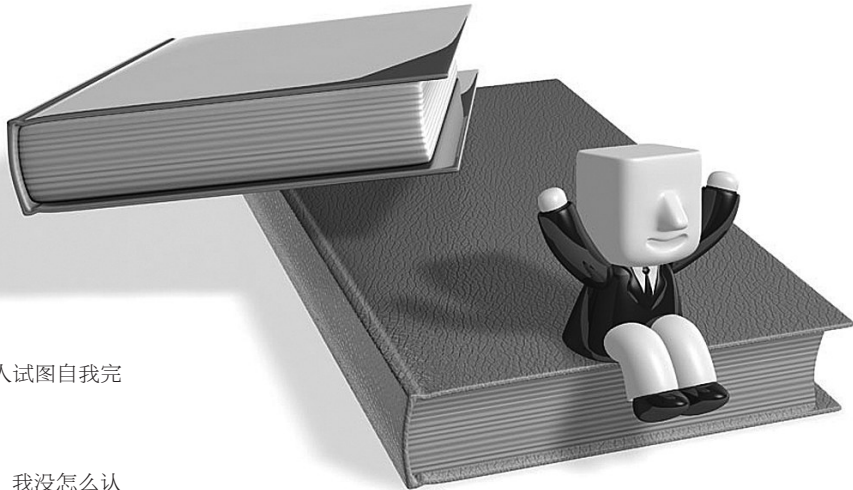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批郭敬明文学无进步

◆ 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他人。

阿道司·赫胥黎的名言

马云：一个男人，要沉稳冷静，沉稳，是男人区别于男孩的标志，而冷静，可以让你最大限度发挥优势，降低风险，也让你显得更加成熟一个男人，不要习惯于解释。做了就是做了，无论好坏成败，都是自己做的，解释这东西是最没用的，你想当初干吗去了！再者，有些时候，沉默确实是金。

杨澜：不要总提醒着自己遇



名人评论

到的不幸，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多人比你还不幸，只要能够抬头看到阳光就是幸运的，一个人把自己标榜成什么样，她就只能生活在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心牢里，只有积极向上的情操才会让生活变得美好，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会好，只要你努力了，社会一定是公平的，不要抱怨生活，否则只能证明你自己没有真正的去努力。

于丹：人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当平等看人；人的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人虽只有一颗心，然而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

朱德庸：人生就像迷宫，我们用上半生找寻入口，用下半生找寻出口。

李嘉诚：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张爱玲：生活的戏剧化是不

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再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

彭丽媛：看穿但不说穿，该明白的明白，该装傻的时候大智若愚。很多事情，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就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必要的不就不要说出来。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对别人要宽容,能帮就帮，不要把人逼绝,记得给人留条后路。要有包容一切的胸怀。

顾小白：以前有人告诉过我，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天堂和地狱，做了好事的人会进天堂，做了坏事的人会进地狱，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堂和地狱之分，我们不断地在经历不断地寻觅，其实和结果没有关系，是你让我知道无论天堂还是地狱，只存在我的心里不论你在那里，你都在我心里为此我会不断地鼓起勇气你值了你在我心中那一个天堂，更好的活下去。

黄茵：不要执着,人生有很多不如意,世界不会迎合你,地球不会为你转的,所以不要执着于拥有,连我们都只是红尘的过客,人生赤条条的来,死又能带走什么呢？

莫言：自我并不等同于自私，因为“我”的存在，别人才有被帮助被爱护的可能。“我”越自珍，爱情中越被重视，工作中越有能力，生活中越游刃有余。

微言博语



@填下乌贼：《武穆遗书》，金庸小说中虚构的岳飞所著的兵法奇书。现代屡有《武穆遗书》面世，惟难以证实出自岳飞手笔，兼以武术为主，并非兵书，加上宋代史书对此书全无纪录、历代兵书亦无收录，故此兵书真伪尚难确认。岳飞第27代后裔岳进1987年将古抄本《武穆遗书》捐献给国家，并获得300元奖金。

@姜逸青：贡布罗维奇《着魔》出版。这位昆德拉极为推崇、被厄普代克称作“滑稽模仿的语言大师，心理讹诈的行家，最深刻的后现代派作家之一”的大师，于1937年写成这本哥特风小说：将一个森然可怖的故事同人性万变不离其宗的自我演绎加以合成，以孤峭的漫画式风格，勾勒并解决了那座公爵城堡的黑暗之谜……

@胡紫薇：读《湘夫人的情诗》——“在六月的第一天想念你，到了六月，感觉你越来越近。”我喜欢这样明白如话的诗,大巧初工。喜欢满纸夏天的味道。这

是充沛的丰盈的，即使混沌也不妨碍盛开。我想，湘夫人本人也会是这样一个盛大丰沛的美丽女子。如果你今生无缘拥有一个美丽的女子,至少可以拥有一个美丽女子的诗。

@器曰：几本杂志不约而同地推出“古琴专辑”，《紫禁城》十月刊《琴事未了》应是其中的翘楚。写文章的事情，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比的倒不是文章本身。坐拥故宫文物资源和帝都人脉资源的《紫禁城》自然要比另外的一些更气定神闲一些。这期杂志披露不少一手古琴资料，对老琴修复也有较多挖掘和展示。

@青铮的青色笔记簿：莫里亚克的《内心回忆录》，也是作者晚年的“回忆录”，但他没有写小时候的数数游戏或拼写游戏,没有和小女仆在昏暗阁楼里的第一次，没有精明的冒险家叔叔启迪人生，莫里亚克写的是自己读过的书、喜欢的画家、欣赏的戏剧……他在审读他人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

@洛之秋：《了不起的盖茨

比》其实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早期版本，名字叫Trimalchio，菲兹杰拉德最初给Perkins的就是这个，但他后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在Trimalchio中，盖茨比对于黛西的态度更为严厉，盖茨比也并非像后来书中那么具有堂吉珂德式的色彩。比较这两个版本或许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历史袁老师：一位银行家的妻子，在布拉格一间咖啡馆里爱上了一位作家，他写一页，她看一页。他也爱她，她隐瞒了婚姻状况。作家后来得知恋人是有一夫之妇，两人从此没见。作家孤寂一生，弥留之际，念叨着那女人的名字。往前一步，是丑闻；往后一步，是对爱的尊重。作家叫卡夫卡，那部作品是《变形记》。

@免庖丁：看完《汉尼拔崛起》后才发现紫夫人名叫紫式部。虽说小说和翻译都很好，这个名字还是让我印象中的紫夫人崩塌了一块——哪有神经正常的日本人会给自己女儿起名紫式部！

@咪蒙：这几年做的最错的

一件事就是，现在才开始看《傲骨贤妻》。爽的是老子可以一口气看五季。同样是玛丽苏，人家美剧怎么就苏得这么让你心服口服啊靠！

@霍艳：昨看了心里堵的一部电影《黑色维纳斯》，它没有恶心情节，却让人对19世纪欧洲人的窥视欲，非洲人尊严的被践踏，以及科学家为了获取人类进步的冷血，而感到难过。导演在几段场景里采取了与现实时间一致，局部特写的方法，让观众也成为窥视者。同时，导演没有回避维纳斯自身软弱所造成的悲惨事实。推荐！

@王卯卯：电影《毛贼》，《暮光之城》导演+《睡美人》女一号+男二演过《深空失忆》。本以为是讲摇滚明星堕落生活的故事，结果最后发现是个惊悚片。感想1.不要小看狂热歌迷；2.不要小看假Gay；3.好多姑娘选男人时都很注重才华，但比才华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颗阳光积极的心啊。

@毛丹青：有人发现火爆日剧《半泽直树》最后一集穿帮儿,画面上出现了摄影组人员的后脑勺。